

牵挂高侃

纪勤

天放晴了。阳光很好,暖暖地洒在身上。绒线帽戴不住了,摘下来,任凭紫外线尽情地抚摸饱受压抑的头皮,不知能否稍稍疏解与庚子年同步而来的沉重心情?

在平常春节,走亲访友,礼尚往来,脚步匆匆,一眨眼就过完了,今年怎么会如此难熬?居然要靠思念一些人打发无聊的时光?

想得最多的,是高侃。他是武汉人,“上戏”的同学。我承认,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惦记过他。修完学业,走出学校大门,彼此各奔前程,没心没肺的,很少联系。但最近,却一遍遍地想着:他怎么样?会不会感染可怕的新型冠状病毒?倘若有幸没有,宅在家里,粮食蔬菜充足吗?家人是否平安?如果有电话,早打过去了。可惜没有号码。许多年前,曾有过他家的座机号,后来改用手机,也就失联了。以至于在武汉告急、武汉人蒙难的日子里,居然无法给他打个问候电话?

惭愧!我确实惭愧。也应该惭愧。十年前,我和妻子送女儿去武汉读大学,是有机会看看高侃的,但却匆匆去了三峡,典型的重色轻友了。假如多呆一天,去市文化局要个他的电话和地址,见个面,该有多好!没有假如。找遍地球村,买不到后悔药。

虽然,在班里,我和高侃的关系谈不上铁,但也不错,同一个寝室住着,没红过一次脸。我脾气臭,能和谐相处,得益于他的修养。他和谁都不铁,也和谁都没矛盾。这样的性格,符合不搞团团伙伙、圈子文化的共产党纪律,但他不是党员。

他是演员。汉剧,一个古老的剧种。科班出身,因为好学,专业之外夯实了理论基础,调入市文化局,考进“上戏”。据说,面试时还幽默了一把,涮了涮主考老师:

考官:会外语吗?

高侃:会。

考官:会哪门外语?

高侃:日语。

考官:能会话吗?

高侃:能。

考官:说句听听。

高侃:花姑娘的有!

其一本正经、严肃认真的样子,雷倒了考官席。班主任范先生无意间披露了此事,有人打趣他:老高,牛!他用武汉方言回一句:我来不来上海读书又没得关系!他体态敦实,个头不高,活脱脱一个小日本。于是,我们喊他太君。他也无所谓,照样应答。

他有真才学,却不卖弄,稳重低调。有一次,全班去江阴华西参观,坐在大巴上,因为无聊,不少人唱起

了样板戏。业余水平,越跑调越来越劲。唯独高侃不开口,惜嗓如金。同学们不依不饶,非要他来一曲。他拗不过大家,勉强说:好吧。他缓缓提气,须臾,脸色渐渐变得通红,一开口,字正腔圆,声如洪钟,醇正的京腔。汉剧本是京剧的源头。车内顿时鸦雀无声,静静地听他演唱,享受难得的耳福。唱罢,再无人班门弄斧,晃荡半瓶子醋了。他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专业。我后来问过他的行当?他说:黑头。我不懂,大概是铜锤花脸,戏台上包公之类的角色吧。

舞台功夫,对于少年人行的他,自然没有问题,学戏理论,似乎也难不倒他,靠的是一股韧劲。黑格尔的《小逻辑》,深奥、抽象、乏味。很多人买了却读不下去,码在书架上,装装样子。他却实实在在地和老黑较上了劲。课余,桌上一杯茶,一包烟,端坐着,聚精而会神。窗外,表演系时髦靓丽的女生,裙裾飘飘,翩翩而过,都无法扰乱他的目光。他的坚持和毅力,像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硬生生啃下了这一部天书。

我服他。结业初,我和一些同学尚保持联系,也有高侃。大概是新世纪前后,朋友林子去武汉出差。我对他说:林子,替我去看看老同学吧。他说:好的。那时,高侃还在上班,很容

易找。后来,林子和他混熟了,还会去他家里玩,两人喝点小酒,回来就说一通老高长、老高短,林林总总的大小消息,包括他夫人去世的噩耗。他夫人是宁波籍,老高一直把我当作半个老乡,看重这一份八竿子打不着的乡情。中年丧妻,人生三大不幸之一。我能想象,他有多沮丧!怕是天天要借酒浇愁了。

后数年,林子来我家,说老高组建了新的家庭,生活状态已有改善。我甚欣慰。遗憾的是,林子两年前脑溢血,差点把命丢在天津,出院后一瘸一拐的行走艰难,别说去武汉,就是上大街,也得靠轮椅,再也不能成为我和高侃之间的传话筒了。

如今,看微信图片,空荡荡的大马路,冷清清的汉正街,九省通衢的江城按了“暂停键”,抗疫形势十分严峻,让人揪心。而我,却无能为力,不能给老同学一点点帮助,甚至无法捎上一句安慰的话,只能双手合十,默默祈祷你和家人的平安。

流泉兄发来《武汉伢》,颇像报春鸟:“街道口的风,撩醒了夏虫,竹床上的小孩做着梦;热干面糊汤,一样的吃相,海角天涯,流淌唇齿香;这是我的家,在这里长大……”尤其是最后“搭把手,就过了;搭把手,就过了”两句,唱出了武汉的性格。我想,高侃,你肯定能过!武汉人,也肯定都能过!

这个冬至 再也听不到 风从你枝头吹过

宋丽勇

你我年少时相约的赌局 赌的这光阴 在我推开后门的瞬间 看到墙外你曾站立的地方 已是一片荒草 石榴树,在这个冬至日 你毁约了

曾经,故乡是一棵石榴树 在我外出求学时栽种下 请你代我亲吻故乡的泥土 请你为我呼吸故乡的气息 请你替我留守在老屋旁 我们彼此设下了一生的赌局

如今,我再听不到家乡的风 从你的枝头吹过 那颗石榴也剩下一个虚影 留在心底 从此,那首石榴赋 也只是诗稿上的一段文字

野渡

叶丽隽

是啊,我一直渴望着 过上一种 流水一样的生活 离城二十里,依山傍水之地 寻下一栋旧屋。瓯江在这里拐弯 水面变得宽阔 恰如我,人生至此,泥沙俱下 怎能不散开?不浑浊? 滚滚向前啊 我的觊觎之心—— 那江上寂寥的渔夫、荷锄的农人 笑声爽朗的卖柑者 我一一羡慕。我能做些什么呢 蔚蓝苍穹之下 火车穿过山腰,白云隐在峰顶 橘花开得漫山遍野 细碎的花瓣飘落 去年的果子半埋在泥土里,静静地腐烂 而埠头上 那艘已开离岸的庞大渡船 此刻却缓缓地折了回来 把我捎进远远的呼喊和马达的喧嚣声中 捎进人群中

门锁

流泉

在锁孔里 寻找丢失的钥匙。某座深宅大院 被逆转的风月 与灯盏。金钟弄箫酒作坊 着布衣长衫的 旧事,是恍惚的—— 那根来自妻底的扁担上,一头煮熟了米粒 另一头,悬浮风一样姣好的 女人……多少年,风沙 埋没。而我的父亲始终沉默 像族谱上不起眼的 小斑点,也像一颗被弃置的木讷的 石头……现在,山河 沦落,岁月 洗心。父亲眼中 酱油和酒,似乎是多余的 身世也是 甚至全部的苦难与欢欣,似乎都是多余的 ——或许,这一把用沉默沿袭下来的 锈蚀的 长方形老式门锁,才是 唯一锈不掉的印记。当风烛之年的老父亲 颤巍巍地 将这把锁交到我的手上 我才看见 有一道光,就在 沉默中,在父亲沟壑纵横的一道道 纹路中——

思母泪染九重天

潘美兰

2016年2月29日,我从丽水匆匆赶到松阳医院,主治医生梅告知我:“你妈这次可能挺不过了,时间不多了,你送回家吗?”我站在母亲的病房欲哭无泪,脑子一片空白!此时我领悟到什么才是生离死别在眼前,什么才是人生中最无助的日子!我含着泪水双手无力地支撑在母亲的床边,望着母亲双目紧闭,鼻子里插着鼻饲的管子,还有氧气罩。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推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到住院部一楼后门口。哥哥把母亲从病床抱起,轻轻放到我的车副驾驶位置上躺着。此时,一直昏睡的母亲忽然睁开眼睛看着我,我喊了一声:妈,我带你回家!说完此话的我已泣不成声,我知道,此次踏出医院回家,意味着我与母亲的离别,意味着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坐我的车,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给母亲开车了,再也听不到母亲说:坐你的车我不会晕车!这一走,母亲走的是单行线,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

见母亲神志尚有点清晰,我从出院大门一路告诉母亲,医院出来了,现在是城南大街,再前面是你经常上街过“黄日”赶集的要津大街,再前面就到太平坊老街。一路上,我不紧不慢地开着车,希望母亲记得这是她曾经走过的路,更希望能激发母亲对生的欲望,千万别这么匆匆地走完这一趟人生旅程。车要经过北菜场时,我打电话给在菜场开店的弟媳,想让母亲和弟媳彼此看一眼,也许就是最后一眼。车一到市场路口,弟媳喊:妈,你好点吗?已脑中风不会言语躺在床上一年的母亲,此时竟然看着弟媳笑了笑。在与弟媳不到一分钟的交流后,我又带着母亲继续往回家方向行驶,行致西屏山脚时,母亲似乎支持不住了,呼吸显得急促,本想带着母亲再绕一圈松阳县城,再让母亲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见此情景,我急忙调转头车直往家里跑,同时打开车天

窗,想让母亲多看一眼人世间的风景和蔚蓝的天空。不到两分钟,就到了村口,我含泪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母亲:妈,马上到家了,您一定要坚持呀!此时母亲用尽全力微微抬起,看了一下窗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此时的母亲也许是看到村口哥哥和弟弟的楼房,也许是住了一个多星期的医院,今天,终于在她的小女儿陪伴下回家了,她满足了。当车停到家门口,哥哥把母亲抱到床上,此时的母亲已再次昏睡状态了。不到10分钟,母亲停止了呼吸,我的母亲静静地走完了她的80个春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陪着母亲走完她的最后一程,我看到母亲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笑容,我守着母亲呼吸完最后一口气!可是母亲呀,您可知,女儿却因没了您,觉得天塌了,地也陷了。当哥哥给您穿寿衣时,我肝肠寸断;当姐姐给您戴上碧玉凤簪寿帽时,我撕心裂肺;当给您的嘴巴放上“含口钱”时,我凄入肝脾;当姐夫给您穿过火焰山的草鞋时,我心碎如泥;当给您盖上红白寿被时,这被子盖住了母亲的一辈子生命的终结,我黯然销魂。

我把哀乐换成平时爱唱的“妈妈我想你”,随着一曲“妈妈我想你”,我的双眼被泪水淹没,遥想着妈妈当年十月怀胎生下我,今日永别我哭断肠;一曲“妈妈我想你”,忆每一次离开家,送我到车上的是您,而今却不能再话几句,我心殇;一曲“妈妈我想你”,忆当年我在医院产房生儿子,最开心的是你,而今我儿已长大,您却受病痛困扰而终,令我心碎;一曲“妈妈我想你”,你似睡般双目紧闭,堂中奠字素烛白帛伴灵前,任凭我痛哭流涕、任凭我千呼万唤唤不归;一曲“妈妈我想你”,我悲痛欲绝扶着您的七尺纸棺到火葬场,从此天各一方,花落生死两茫茫,黄土坟中您独自眠;一曲“妈妈我想你”,母亲生命的落幕,从此母亲的音容笑貌只能留在记忆里,我

与母亲被三公分墓碑的距离阴阳相隔,再无相会之日。

妈妈,您为什么走的那么急,哥哥为您煮的三碗土鸡汤,有两碗还整齐的放在桌上,您仅仅喝了一碗,您就走了;我还想给您洗洗手脚,剪一剪指甲;我还有一段路没带您走,车子调头的那段路没走完,多么地遗憾;我还有许多未来得及反哺您,您可知子欲孝而亲不在,这是人生之涯何等的悲伤,笔抖字涕难诉的衷肠;千呼万唤,呼喊不醒了母亲,女儿真的是柔肠寸断!

母亲出生在松阳一个叫牛角圩的小山村,全村人叫她小妹。母亲是独生女。虽然外公外婆十分宠爱母亲,但母亲不娇气。在那个物质极度缺乏的年代,外公外婆家条件不错。据大姐说,她从小在外婆家生活,冰糖放口袋当零食。而在我出生那年,父母亲从外公种植的山上砍了许多大杉木,在松阳县城郊盖好了两万多平方米的大房子,记忆中那大房子经常有人来参观和被过往行人夸赞。由于外公家条件好,难免遭村民嫉妒,所以,曾多次遭村里个别黑恶势力哄抢,抢走茶油、玉米、黄豆、猪、鸡、鸭等。还把外公种植的许多瑞昌花等抄家充公。母亲没有上过学,在之后为外公的资产平反时,多次一个人步行到遂昌法院打官司,母亲没有请律师,却最终打赢了官司,获得了赔偿。但是,母亲的一件壮举令人敬佩,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我们发现了母亲把外公的百亩山林赠送给了集体的协议。从自建的房子那粗大的柱子就可以想象外公种植的那山上树木有多少茂盛,价值定不菲。

从我记事起,感觉母亲肤色很好,50多岁时人家还叫她小姑娘,到老没有一根白头发。母亲很聪明,记忆力特好,那么多子女及孙辈的出生日期及时辰全部记得。在那个多生孩子国家有奖励的年代,母亲生育了八个儿女。母亲很勤劳,那么个大家庭,既没让全家人

饿肚子,也没让我们冻着,还一个个都有书读,养育的孩子也都还算有出息,而且,也从来没有打骂我们。母亲勤俭持家,外公留给母亲的财产没有随便挥霍。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母亲拿着大人头的银元换钱,给我交学费。每当过年前就会请裁缝师傅到家里,给全家每个人做新衣服。母亲手也很巧,给全家人做各种款式的布鞋,织毛线衣,编篮子,绣花,剪纸艺术,还会做豆腐、酿酒,烧一手好菜。当然,母亲还养鸡鸭,养猪卖小猪仔补贴家用,使我与兄弟姐妹的童年相比其他人都幸福快乐得多。

母亲在世时常说,她只希望死时不要有什么病和痛苦。因为,母亲从小就怕痛,就连打针都怕。然而,事与愿违,母亲60岁时患了胆结石,经常痛得死去活来,却又不肯去医院,无数次我们只好请医生到家,最后医生说要手术,母亲还是不肯去医院,硬是叫我和弟弟去挖一种叫“青木香”的草药泡给她喝,一直拖到好久,才把她骗到丽水做了胆囊切除手术。70岁得了糖尿病、高血压;75岁双脚风湿性关节炎,要用拐杖走路,不久只能用轮椅。从此,不见了那个慈祥的笑脸,每次送我上车了,还是站在路口目送我,直到我的车拐了弯。不过我想,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她一定还是一如往常用那送我的目光跟着我,那颗牵挂的心也跟着上高速公路,直到我安全到家;76岁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记不清谁时,却记得我,每次叫我把鸡蛋带走;78岁中度脑中风,还对弟媳唠叨着门不要关,说我会回家的;79岁重度中风后一直躺在床上,鼻饲才能维持衰弱的生命,直到80岁那年正月二十二日,母亲不再躺在家里,躺在了棺木里,从此去了远方,永远离开了我们。

今年,是您离开我们五年之祭,母亲,生时您没能如愿,病痛缠身,愿天堂没有病也没有痛苦!愿那个心灵手巧,和蔼可亲、慈善、开朗又稳重大气 的母亲,在天堂与父亲幸福快乐的相依相伴!